

爸爸爸爸 黑泽明

Papa Akira Kurosawa

「日」黑泽和子 著
吴守钢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爸爸 黑泽明



Papa Akira Kurosawa

[日] 黑泽和子 著

吴守钢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爸爸 黑泽明 / (日) 黑泽和子著; 吴守钢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306-5011-0

I. 爸… II. ①黑…②吴… III. 散文—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4940号

PAPA, KUROSAWA AKIRA by KUROSAWA Kazuko

Copyright © 2000 by KUROSAWA Kazuk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UROSAWA Kazuko throug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8-17

本书由日本国文艺春秋正式授权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插页4 字数153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父亲去世以后,我动笔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爸爸 黑泽明》。

今年是父亲去世十周年。值此之际,能让中国的读者有机会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黑泽明,我想一定有助于对黑泽明电影的理解。

这几年,各国友人给我写了大量来信,希望能翻译出版此书。而我感到无限喜悦的是,这一步首先在中国迈出了。

“若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马不停蹄地在拍电影呢?’我就这样回答:‘人为什么不想活得更幸福一些呢?’”留下了三十部电影的父亲在晚年如是说。

但愿大家能在我的这部从女儿的视角来写的书中,找到一个在家庭生活中直率、纯真而又诙谐的黑泽明。“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哭鼻子的人道主义者罢了。”父亲曾经这样说过。

在父亲引我走进的电影界里,我至今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导,努力坚持站在电影第一线。所以,父女之间的这个故事,依然还在拍摄现场继续着。

再过两年就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

念了。将毕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的父亲，和那永远流传着的三十部电影，若能成为父亲所祈愿的人类幸福、世界和平的一个开端，我便觉得三生有幸了。

黑泽和子

前言

父亲黑泽明去世已经一年了。

我们是在威尼斯迎来他的周年忌的。不过我想，一年以前谁也不会预料到会是如此的情形吧。

这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一年。

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我，却几乎连哭泣的时间和悲伤的空闲也没有。

父亲离开人世以后，对电影界，甚至对人生开始失望、沮丧的大有人在。

我这才注意到想要从父亲的影片中求得些什么，进而找寻人生价值的人竟是那样的多。

父亲真的离开了身边，由父亲遗传下来的不服输的性格反而燃烧了起来，直到现在都熊熊不息。

想着怎样让爱着父亲的人们打起精神，重新振奋起来，就在给予他们一些鼓舞的时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

父亲在世时，我总有一种让他多活一天，多享受一天幸福生活的责任感。

父亲过世以后，对与黑泽明有直接关系的人，以及通过银幕认识的人们，我的责任感与日俱增。

不继承父亲的遗志，不把父亲的电影精神留下，就……这桩桩件件，仿佛父亲就在身后催促着似的。

要摄制父亲的遗作《雨停了》（我担任服装设计），要执笔写作，要应付采访和讲演，连电影厂的具体工作计划都带着黑泽明的色彩——这一年是清一色的黑泽明年。

因为写作这本书，在父亲的盐卤里浸染得太深的女儿，也仿佛稍稍去掉了一些盐分似的。

有过那么一个引力极强的人叫黑泽明。

在这一个巨大的父亲的影子里，我活到了这个年纪。

假如不是那个人的女儿，有生以来的经历是否也能被人承认呢？没那么简单吧。

从现在起，自己的经验不积累起来不行了。不超越“因为有一个好父亲”的障碍也不行了。

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精深而博大。为此我将抱着无限的感谢的心情，开始新生。

父亲说过：“死而后已。”他一定会在天国拼命为我加油的。

“输给了黑泽明是不行的！”母亲去世时留下了这样的话。

我不会输的。虽然是在父亲那巨大的声望中长大，我也并没有因此失去自我，所以，我不担心。

面对着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和母亲，以在他们生前羞于表达的“我挚爱的亲人”的心情，我试着写下了本书。

说实在的，写不完的种种思念有如涌泉，我也终于借此理清了思绪，继续向前迈进。

前言 . . . 001

第 1 章 粕江的家 . . . 001

第 2 章 让人意外的家族 . . . 021

第 3 章 黑泽明爱过的女人们 . . . 047

第 4 章 前往夏纳 . . . 069

第 5 章 女儿的幸福 . . . 095

第 6 章 黑泽明的生态 . . . 123

第 7 章 梦 . . . 145

第 8 章 病床上的日日夜夜 . . . 169

第 9 章 告别会 . . . 191

第 10 章 雨停了 . . . 209

后记 . . . 234

附录:黑泽明作品年表 . . .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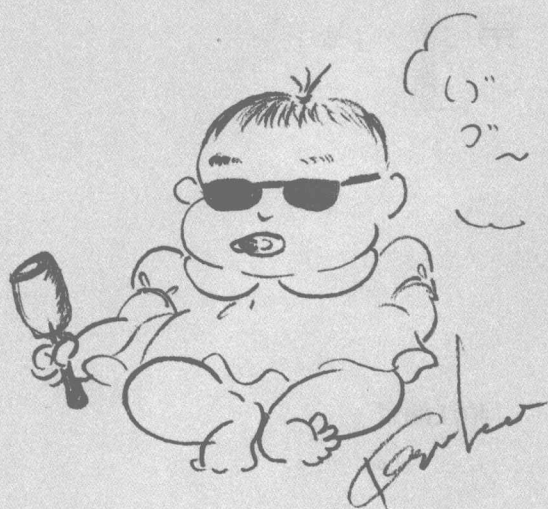
多彩的黑泽明(代译后记) . . . 241

第1 [章]

粕江の家

...





【扉页照片】大家注视着睡在装饰着白纱窗帘的床上的和子。从左起依次是加藤松枝（黑泽明的岳母）、黑泽久雄（黑泽明的儿子）、加藤照吉（黑泽明的岳父）、黑泽喜代（黑泽明的夫人）和黑泽明。

昭和二十九年（1954）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的同一天；我降生了。这一天，也是《七武士》摄制完毕的日子。

父亲最卖座的作品《七武士》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岁月才诞生的杰作^①，而我只是普普通通地经过十个月降生于世，实在难以被恭维成卖座品，就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小女孩。

父亲对我说：“你出生的时候，长得很端正，是个有一张美丽小脸的女孩子。”后来就不行了。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外婆一边把我抱起，一边疼爱地看着，加上了一句：“和子不是美女，但还是很娇爱的。”

外婆年轻时可是被称作“神户美女”的美人，因为嫁给了四国出生的长得四角方圆的土佐犬^②，所以包括母亲在内，美女三姊妹血统不纯，长相落于人后，成了令人失望的样子。姑母和阿姨们都曾这样不留情面地说过。

而祖父是秋田出身。也就是说，“再加上又混入了秋田犬^③的血呢”，父亲一边自我解嘲地笑着，一边这样说。

也就是从出生的第二天起，还是个混蒙无知的婴儿的我，就这样任大伙七嘴八舌地评说了。

我被母亲抱着。

那地方莫名地很暗，我被包在蜡烛包里，躺在母亲手臂上。蜡烛包用白色和大红绒线编结而成，蹭在脸颊上痒痒的。

那时，好像看见从黑暗的上方忽然悠然地飘下些白色的东西，落在了脸上，冷冰冰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白色的东西不停地朝着我飘来，然后白色的东西被挡住，一张大大的脸出现了。

懂事以后，还能想起这件事，恍如梦幻的事物，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留在了心里。

有一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把一直记着的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亲。

母亲说，那是我刚满一岁后的一天晚上，她小跑着去门口接刚结束工作回家来的父亲时的事情。

漆黑的夜空里突然飞起了小雪，好像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听母亲这样一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门口屋顶上的瓦片，影影绰绰一直延伸到门边的树木，使夜晚显得更加漆黑一团。一张大大的脸上，是那睁得特别大的眼睛。后来仔细想想，那一定是他的墨镜吧。

这就是我对黑泽明这个生物最早的记忆了。

长大以后，下起雪来的时候，我都抬起头看天空。

看着那些落向自己的漂亮的白色物体，十分着迷，就好像被吸了进去一样，那种感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似的。

《红胡子》里的雪，《梦》里的雪，还有父亲未竟的脚本《看过了海》里的雪景……真想试试看，在雪景中配上歌舞伎的拟声^④啊。父亲说。

回忆重叠在了一起，变得更有戏剧性。在树木、屋顶的布景之间，伴随着噔噔噔噔的声音，雪落下来，父亲催促着怀抱

着我一路小跑的母亲，恍惚间，就像在看着这样的一幕戏剧。

刚成为黑泽家一员的我被母亲抱着，对以后的人生中将发生些什么完全蒙在鼓里。

据说，在我降生，也就是《七武士》摄制完工的前一天，任性的父亲还吩咐已经挺着大肚子，快要临盆的母亲帮他准备去旅行的行李，并一件一件地细问：“旅行包打好了吗？钱包里钱放了吗？”

第二天，以被视作黑泽家成员的脚本家桥本忍^⑤、小国英雄^⑥为首，摄制现场黑泽组常客多名，与三船敏郎^⑦、志村乔^⑧、藤原釜足^⑨这些为人熟知的演员聚集一堂。与往常一样，酒席上先是气氛平和，三杯下肚，正开始进入高潮时，女儿出生的电报送到了，顿时恭喜恭喜之声沸反盈天。喝空了的威士忌酒瓶成排地放到墙角边，听说差不多比平日多了近一倍，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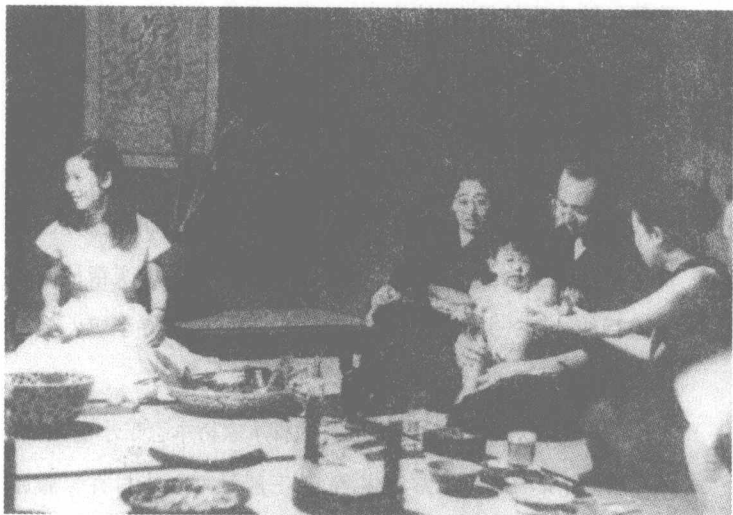
三船家里尽是些男孩，千秋实^⑩的家里也都是男孩，父亲兄弟几个家里的孩子也全部都是男的，最后会不会生个女孩呢？父亲正这样等着，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然而从来也不会想到应该马上赶回在东京的母女身边去，却和黑泽组的男人们一直喝到了天亮。

孩子出生的时候至少应该站在妻子身边，说上一声“辛苦了”之类的，这样也好免去母亲以后的抱怨了，这他不会不懂的。但是我至今觉得，如果真这样做了就不像是我的父亲，也不像是他做的事了。

听说出生以后，让我睡在了镶花边围帘的小床上，像小公主一样。

后来和父亲在一起拍电影时，同事们居然也叫我公主，这



在粕江的家黑泽明摄制组的宴会上被大家轮流抱着的和子。上一张照片从右开始，跳过两人以后是黑泽明和坐在他膝盖上的和子以及志村政子（志村乔的夫人）。下一张照片从右开始是摄像导演中井朝一、摄像斋藤孝雄、场记野上照代、抱着和子的黑泽喜代，跳过一个以后是黑泽久雄。

大概是父亲想不到的吧。

我刚出生不久因为打预防针不适应，身体不舒服，听说父亲站在旁边急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后来自叹回春乏术，就想出了独自逃到院子里去练习高尔夫球的办法。

再后来，我得了感冒，医生前来诊病的时候，他也会逃到院子里练习高尔夫球。此后一生就都是这样了。

有一次，我以为“医生来了，要来打针了”，就从低二楼的房间窗口张开双手哭喊“爸爸，救救我”。一说到这个情景，父亲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以至于我都四十岁了，他还反反复复地对我说：没有比那更难堪的事了。他这么说的时侯，不知道为什么，神情看上去既高兴，也有戚戚的成分。

我一岁到八岁期间，父亲始终极其忙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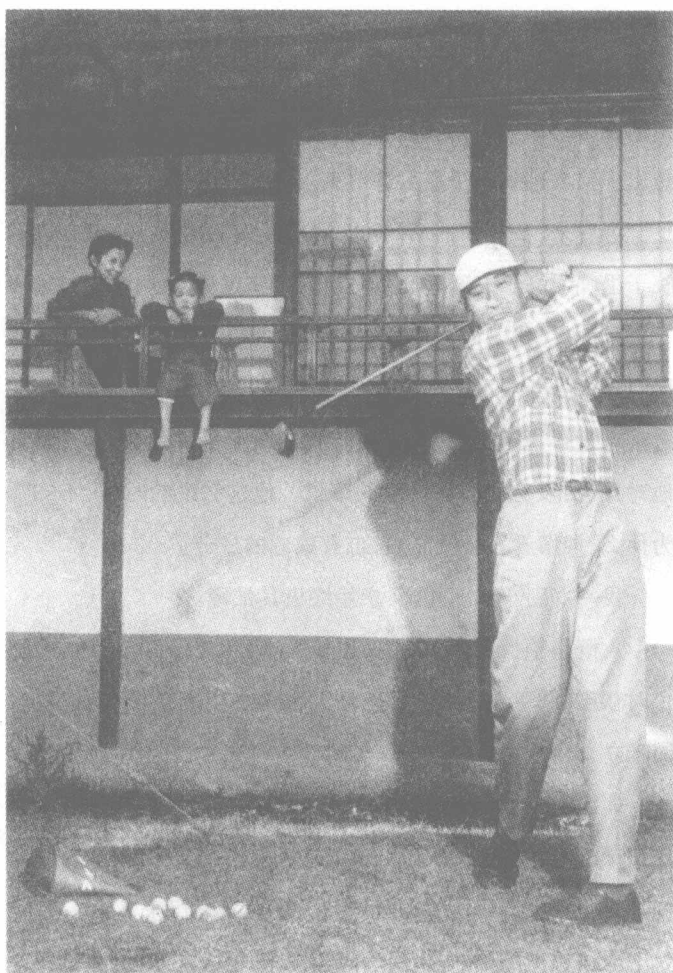
大概是拍摄电影《恶汉甜梦》（昭和三十五年，1960）那个时候吧，母亲告诉我，爸爸今天也是在夜间拍摄，所以要晚回来。

那天晚上直到上床睡觉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天都要拍摄水壶¹¹¹呢？睡着以后，那个高大魁梧的父亲就提着水壶，像平时一样戴着鸭舌帽，稍低着头，走进我睡房来了。

现在想来那当然是梦境中的事情，不过小时一直觉得是真实的。

总怕错漏了什么而后悔，总觉得是不是在发生什么事情，我成了一个讨厌睡觉的怪孩子。父亲时常摇着头说：“哄着要让她睡觉的话，她就像讨厌死一样拼命抵抗，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父亲一星期总要三两次地带同事或者客人来家里，其间还有一个月要举行几次大宴会。这热闹，这活力，都让人兴味



登山、棒球和高尔夫球是黑泽明喜欢的一套体育运动。在妻子和女儿的注视下，摆出一副打高尔夫球的姿势，这是1958年左右在狛江的家拍摄的。

盎然。我什么也不懂，只是想凑热闹。半夜里，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总能听见从远处传来歌声、笑声，或者很大的争吵声。

有一天，当然还是在半夜，醒来以后竖起了耳朵，听到的尽是人声。环顾房间四周，姨母睡得正香，便悄悄拉开纸门。隔着中间的院子看到起居室漆黑一团，再朝楼上张望，听听低二楼的动静，也是寂然无声。唯见中间院子里那棵大大的柿子树幽灵一般在晃动。自那一天开始，即便半夜醒来也不再爬起来去看了。

粕江的家建造得很有特色。这是在一棵大柿子树以及带有水池的宽大的中间庭院边上建了一间间的房屋。要先爬上低二楼，然后再走下去，才到庭院的边上——一个像油炸饼圈的家。

黑泽组的老工作人员和家里的亲戚都用颇为怀旧的口气说：粕江的家的时候是一个黄金时代啊。

一提到粕江的家，大家就像提到了初恋恋人的名字一样。为什么从声音里就能听出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意义呢？是因为那里充满着日本电影界黄金时代的动力，就像幼儿的面颊红彤彤、鲜嫩嫩的。可惜那时我还太小，粕江的家的故事于我就只有电光石火般的回忆。

父亲曾在醉醺醺的时候，给我唱过一首大意是豹把毛皮忘在了什么树上的歌。那大概是昭和三十三年（1957）父亲被邀请参加伦敦电影节时的事情^[2]。他被授予了通过北极圈的纪念证书，因为那上面画着白熊的缘故吧，一想到给我唱这首歌的父亲，莫名地就会在眼前浮现那个脱了毛皮，难耐北极酷寒的白熊慌慌忙忙拉起拉链的镜头。是我把这两个记忆混在一